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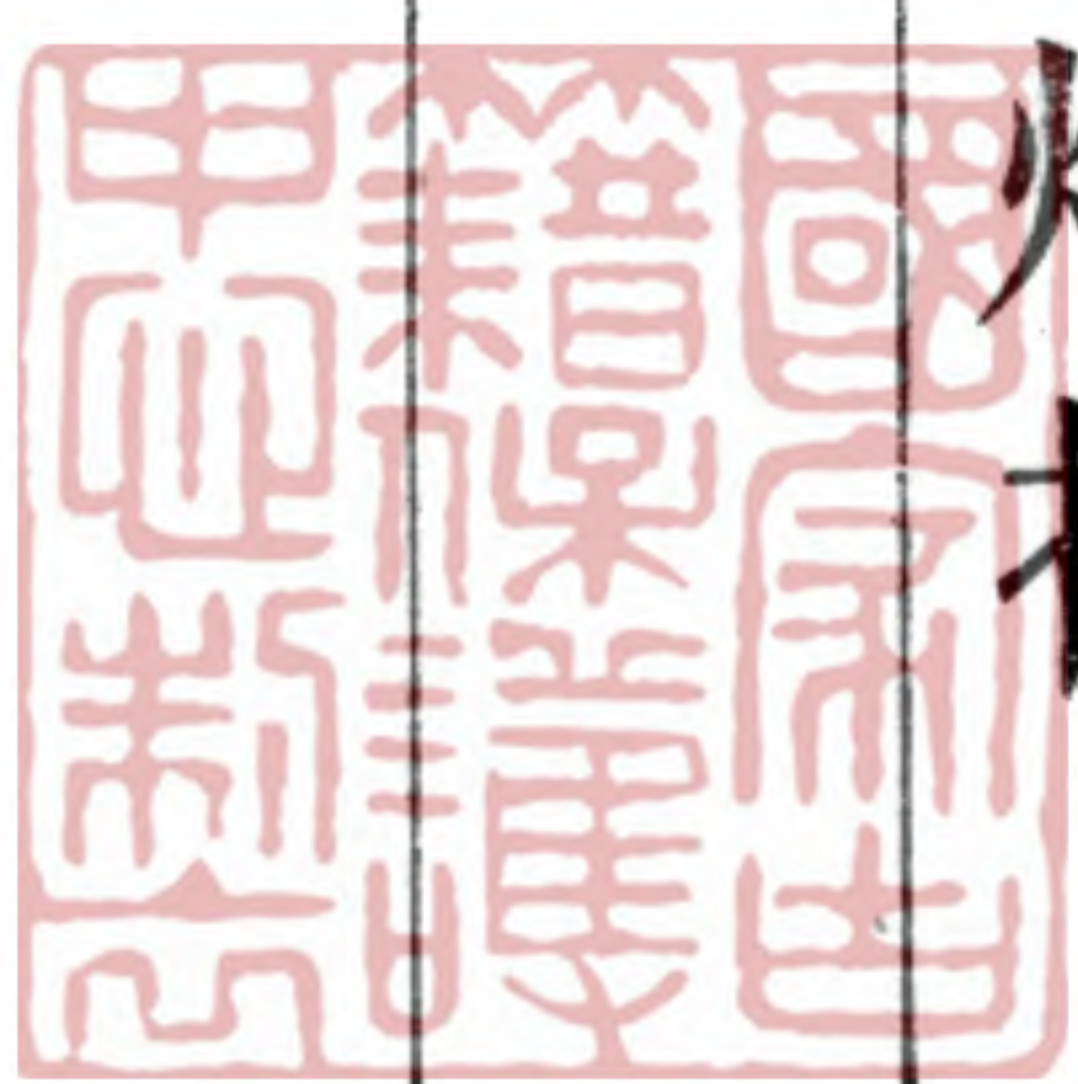
南漪先生遺集卷三

仁和張燾撰

記

鳳陽府重修廟學記

代



鳳陽故爲明中都洪武十八年嘗建國學尋改爲郡庠景泰時仲守閔弘治時章守銳孟守俊先後典郡踵事繕治嘉靖辛卯增建啓聖祠敬一亭崇禎辛未災癸酉徐守世廕新之尋毀于寇國朝康熙乙巳戴守斌暨司李黃貞麟謀葺而未竟已未耿守繼志諏于寮屬割月俸爲倡克完舊宇嗣

後歷年因仍補做迄不可以久乾隆初元十二月
荆門楊侯來視郡篆下車釋奠覩茲頽悴目盱心
慨左右營度約計費七百三十兩有奇移文行省
大吏既報可遂庀徒購材屬鳳陽縣令武君董其
役經始于丁巳三月八日自殿廡以及鄉賢名宦
各祠次第就理六月予視學至鳳陽適觀厥成而
楊侯儼然以記來請予惟鳳陽爲郡扼淮阻險風
會所湊自明祖龍興茲土元功碩輔近出乎鄉邦
百里之間濠之材武之士何其盛也及天下既定
投戈講藝而濠爲畿輔被化尤親于是蒸然莫不

感興于學焉其後思陵之季中原寇盜浸尋及于
淮甸城社爲墟誦絃不響蓋百年之遺教盡矣
皇朝奄有寰宇文治隆洽黨庠術序之制粲乎如
林雖遐裔殊俗猶皆被以詩書况夫通都大郡聲
明之所布濩官其地者敦厲道訓宜當何如也而
先師妥侑之所儒生講習之區顧可任其荒頓乎
今楊侯爲政獨能知所先務崇飭廟學奐然改觀
此匪獨以揭其祀事之虔而亦將烝我庶士致其
樂育之勤而安其業也予忝任學臣以導揚文令
爲職喜楊侯能佐其不逮於是遂爲之記而系以

銘銘曰

恢矣古濠舊惟陪京離阜右綴鍾乳左橫神區磅礴苞孕華英有嚴者宮宣聖之庭闡肆墳素納約前型抱景懷響訓若風行濟濟儒術蔚焉以興洎丁末造寇禍馮陵衣冠泯絕學校榛蕪誕逢景運遂超隆平淮壖渦汭羣被陶蒸講舍咸秩禮殿崇成歷紀淹歲革故屢營揚侯涖郡翼教流聲修舉遺闕煥其檐楹宮牆重仞丹雘光明心殷提誨翹才俊生久迪斯士遺詠在黌紀言刊石來芳可徵

和州學尊經閣記

代

古之立學者有宮有墻有室有序有館舍有園橋有泮林有射堂射圃而成周國學崇四術以造士則曰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知先王廣厲教化不獨使居業有所而循誦習傳又未嘗不備物而具事也今天下郡縣各有學比于古黨庠術序鄉校之制而學之中並建尊經閣豈非以讚明古訓使加務所重而爲之具物其卽書在上庠之意歟和州介在江表聲名所歸宋時州學在橫江門外其建尊經閣自嘉定十三年教授戚應昌始逮元至

正中高侯守禮嘗更作之臨川危素爲記明初學
遷于州治東南隅厥後徙復不常閣之廢興莫可
攷矣 皇朝順治四年州守盧汝鳴始卜今址改
建新學嗣有徐萃李如蘭年仲隆楊繼芳夏瑋諸
公相繼來守是邦邇有營葺而茲閣以地處湫隘
庀材弗良浸以就圯康熙己丑李侯芳雲旣涖州
諏于紳士將謀具修於是咸率私錢以助而國學
生周君統暨其弟冕翹獨慨然以新茲閣爲己任
鳩匠興築費白金八百兩有奇功垂成而未竣雍
正戊申崑山唐君德咸來爲學正覩垣宇之弛頓

念學久不治爰單心規畫閱四載而殿堂門廡次
第聿新惟茲閣仍屬諸周氏會冕以事牽而翹下
世逡巡久之旣而冕率翹之子太學生械締構于
乙卯十一月訖工于乾隆丙辰十月虔斲丹粉赫
戲輝煌彌年未就之制一旦巍然成巨觀矣丁巳
三月予視學至和謁聖之日周覽宮墻莫不繕完
嘉唐君之克舉其職而周氏昆弟之能相與以有
成也遂進諸生而詔之曰揚子有言羣言淆亂折
衷諸聖蓋聖道之顯經訓以傳自孔子沒微言絕
漢興諸儒補亡舉墜于散落之餘大義由是開闡

然皆更守師說角立門戶一經解詁多至數十餘萬言其後講述代襲源遠益分迄未窺其統紀逮有宋朱子出攬衆指之要稽校離合歸于一揆豁然若畫途而導之坦乎由以定其趨也方今聖朝修明經術褒崇朱子御纂易詩書春秋廣羅漢唐諸儒之說誠欲使天下之士博觀約取比附義訓以正所從非望其局乎偏隅斤斤自狹之爲得也而多士或不稱流學株守箋疏置而弗舉同異隱而莫知豈國家所以尊經意哉和之人士旣漸于聖典宜當廣衍詳說益務通其條貫無保於陋卽亦不病其龐而咸炳炳蔚爲儒碩豈不偉歟則予于茲閣之成實有厚望焉唐君請曰願有記於是退而書其言用勒諸石以諭來者

平山堂五烈祠碑記

代

登蜀岡迤平山堂右有列塚纍然接隴臨蹊東西違各數武是爲五烈之墓五烈者池氏霍氏裔氏程氏周氏也先是池烈女窆其所其自霍以下人稱其烈無殊也而欲令相近先後爲墓于其側墓地屬江都析縣後乃隸甘泉歲壬子余來視縣事展謁幽埏晞思風美之所扇以爲節義者訓俗之

標建也顯幽旌善可以競勸五烈生秉峻節合義同風緬紀英淑宜當除地啓宇崇而祠之於是乃謀于邑士大夫時則汪君應庚喟然而與肩乃率作役財鳩匠授謨締構閱時告畢來諭成功余乃躬率邑人潔蠲敬饗禮終顧瞻榱桷低徊久之爰命伐石書歲月且著其事曰案池烈女故貧家子早失母及笄父以女許嫁吳某子廷望廷望從軍死于粵吳請于女父欲以改配其次子有成言矣女偵知之伺其父出自繆死霍九女者事父母以孝著年十九許嫁李正榮問名旬日正榮死女聞之號慟自殺里人義之爲舉其喪葬于池烈女墓右稱雙烈云其後有裔氏爲孫某婦姑及其二女皆不潔他日歸具白母且矢曰弗死懼及吾無以視人世旣而還家則姑及二女方共客飲婦恥之乃扃戶紉其衣自袒而袿而裾綴連不解仍以青白綫二縷經其脰死事聞郡守孔毓璞歎之爲立墓于雙烈之旁程氏者項起鵠妻也成昏三月起鵠賈于外死粵西之岑溪諱至氏哭辭舅姑且屬其叔以善養遂自經也旣葬邑令王元穉親詣墓門爲下拜題其碣而去周氏者江寧人適陳國材

移家于揚國材暴疾終氏誓以身殉父往慰諭之
泣曰兒有宜死者三上無舅下無子且貧若此衣
食安所賴卽嫁耳嫁豈兒所忍言兒志決矣卒不
食而死嗚呼此五烈者少長窮巷編戶之中未有
從姆教稱詩書而服乎女箴之明訓也又不有心
則乎前載古往烈義截耳斷髮磨笄之行而踵而
行之也且生者情所貪而死亡生人之大惡雖以
大雅所勗見危而慄或未能強勉以庶幾又乃况
女德斯莅陰儀不剛曩使回易其心抑亦寒鄉凡
裔內則所不求固然無足怪而五女生非清門鑒

非圖史並共慷慨大節決然誓命以裁當其據節
銳情一往不改金石同其精堅鬼神泣其幽渺所
爲寧載于義而死無載于地而生者何其廩廩歟
則是無故貞良動于性本志氣精專誠一之至也
或謂裔以遭逢不淑預戒垢污周以俯仰靡依早
自引決並卓然志行矣至如程者使其畢節以養
舅姑奚必不如陳孝婦而池霍二女則纓而室處
固未成婦案以前經宜均可以無死而今皆沒命
殞身相從爲愈無乃行過乎禮正而非中者歟然
天下惟其理之至是以獲乎心之可安往聖之所

爲設中而制節者以進中人非以域上智也而若其篤乎至性而履人情之難能聖人卒亦未嘗不貴之也然則五烈之所處雖殊而推揚餘烈莫不光篇籍而動塵冥者豈非其大義之同歸也哉且夫牖民以章教爲務自昔爲政崇獎前徽固將以忠孝貞廉之行動其懿德之好而生其感也如五烈之清英潔白誠宜激厲澆頽此而不圖其何以奉絕理化是用肇造祠宇樹以風聲庶夫仰遺芳者知所興起而深幸汪君之能相與以有成也祠建二某年月日成于某月日爲堂若干楹蓋明靈妥于已是爲不泯矣葺而新之當所期于來者

星躔圖記

自前世考驗天象多以星爲統紀故鳥火著于尚書昏旦具于月令分野載于周官詳于左氏漢世有武陵太守甘德石申之書然其紀星者或爲黃燕或爲黑燕或爲赤燕參差莫得其準予欲取而考正焉顧以儉于學未敢妄有論說歲乙巳授書郡庠學師曹君出圖一軸示予曰此先子拙齋之所作也先子作是圖率宵起觀象凡三易乃成吾懼先子之神明或寢以就湮也願有述余聞而作

色曰夫予則何知夫予固慨夫實學之亡也數百年蓋自設科以四子書義行學者多沉錮于舉場帖括之辭而羣經百氏荒棄弗問遂乃于古之典禮樂章戎政刑法田制方名器數之大要皆不識爲何物矧能超絕忽荒銳思推步之術眇論日星之表哉抑非獨若是蓋又有難究者焉夫天形一定而星躔代有差殊學士援据考索膚引舊文旣多與時不合而陰陽家者流又或局守靈臺占驗知今而不知古二者交失焉尊人懷道守拙潛神天文中夜以興目存手揣其攻物也勤且敏矣是用能崇起實學以與甘石之徒相後先而惜其終老草野其書未顯于世也師將以光大先人餘緒則于是焉又不惟手澤之存而已

耕巖草堂記

耕巖草堂者明宣城沈貞文先生棲隱之所也先生以學行褒重爲東南巨公崇禎末詔舉賢良方正先生公車徵詣闕上疏劾楊武陵危言覈論傾動朝宁尋遭鉤黨幾罹刊章之捕會未及禍而國亡先生隻影走金華山中隱匿姓名絕迹者久之旣而天下大定還歸故里韜光遁耀息意人間築

室麻姑山下題以耕巖今其文孫樗翁所居者是
矣滄桑之後高門上第從陵谷以俱遷猿鶴沙蟲
隨劫灰而並化先生皦皦大節千載煥炳而洵歷
崑炎舊巢不毀體髮猶在飾巾待終故明遺老孰
誰如先生之身名並全者乎樗翁少侍先生讀書
堂中日聞彝教故能操尚清白不忘其祖予與翁
同客淮南投分至厚翁嘗屬予爲記予欽風撫事
槩然于懷雖未獲升斯堂而遠惟明德遺澤長留
其亦異夫鄭公之莊與耕稼之感者矣

市隱記

翟君晴江嘗以鬻財往來京師於其邸舍退息之
所除焉以臚文史吟且誦于其中而顏曰市隱或
謂人惟素所樹立耳爽其實矣辭其名可也襲其
迹矣正其業可也且晴江非蘄于隱者也而又奚
取于王康琚之言爲余曰夫晴江豈欲晦其用而
托之廛里以自溷哉如以用晦而已則夫昔之隱
者之非皆岩棲川觀也耕牧屠釣板築之倫廝養
徒隸之賤皆以托而逃焉然茲固非君之所存也
君夙工聲詩述作不倦蓄其所有宜可耀于世以
取寵顧乃混混塵肆之間而外若曹于道藝者其

意固以爲吾志不易乎素吾事不負乎俗吾于市直寄焉耳是故視質劑猶簡帙焉量度猶體製焉展成猶揚摧焉徵債猶循習焉蓋晴江之才未嘗不見于操奇贏出入之際然而所存者反無以自見其或稍稍見之而以世儒次比卒莫有知其差數者矣隱矣然則晴江非蘄于隱者也由其在市乃其所以隱也夫晴江之於市亦寄焉耳固非以是爲大隱也而又奚泥于王康琚之言爲

梵香閣記

雲林漸山啓基神構暉煜飛楹繡栱布翼高驥大殿東南隅齋堂後爲梵香閣順治丁酉具德法師重興茲寺所建康熙中鬱攸弗戒歟焉湮毀乾隆壬戌任持巨公纂修堂宇新都汪光祿應庚誓願樹緣一切莊嚴爰及茲閣煥爾再新于是禪窟圖成遠近馳仰瞻層軒之聿崇悟離垢之妙諦矣夫法界眞淨斷滅五根宣芬散馥常叅鼻觀諸天與人同止厭氛濁之上升和難各捨本居持旃檀而歸命故佛法中香爲佛事騰異馨于波利則逆風而聞表殊迹于龍池則撥沙而出無量無邊烟雲滿于十方非空非木根枝列夫三品若乃虔供養

而塗身澄神慮而結願從聞思修發戒定之秘飴
依空入慧證密圓之醜醢是則發明無漏藝一塵
而具足豈必合境有異擣萬種而爲珍哉然起滅
生乎現境沉水可作桑根之想淨名顯乎法相靈
芬還升頂穴之中印度之女散花而禮識普達之
王傳芳而福應帝釋所摩石上猶餘郁烈兜婁所
沐壇前頓爾猛熾要以心無染着多摩因之醇起
體不受觸陀羅常在應身是故萬殊氤氲能使衆
欲清涼伊蒲掩冉可除一切熱惱受牛頭之嘉產
火不能然麤象藏之微薰疾不能害至茹奉石鹽

於堯率賚青棘于終南濡螺貝而却敵燎薰陸而
拒邪西天印上縷縷成穗毘耶城邊翻翻滿鉢塵
氣倏滅一鉢而普熏三千世界天樹開敷四布而
周徧五十由旬斯皆耆山之廣運王舍之神機惟
幻翳之全消乃融觀其真理今巨師解脫知見作
大德之苾芻光祿識精元明效伽羅之焚濯故能
結此冥慈共成善果修權宵靄共烟縷以浮空清
風韻響偕天華而飄拂凡我道衆信翮高翔胸無
滯疑乘香象而截流心有劑和置淨器而浴佛則
茲閣之建洵乎功提無外也予居近名藍情皈禪

商泮遺集卷三
慧眷言靈宇合讚修檀爰焚平等香敷具頂禮而
徵妙典以記之

雜著

沈樗厓先生像贊

宣州沈樗翁懷文葆素獨蘊清徽學者聞聲咸共
尊爲耆舊歲乙巳薄遊邗江涂子呈書見而異之
謂翁神似石田先生因出所藏石田七十四歲遺
像并爲圖以貌翁夫石田祖孟淵父貞吉三世嘉
遜而翁自貞文公以諸生上書名顯當世後乃屏
跡姑山高尚其事翁爲文孫迄潛光弗耀蓋亦代
傳隱德矣且石田風流文藻照映古今翁則工詩
精繪事尤善畫松虬鱗怒攫翰動若飛以儷石田
豈謂不相及邪昔錢受之尚書稱石田神情散朗
骨格清古今觀翁閒儀崔立令人緬想石田張平
子前身定爲非妄也頃予來淮南獲從翁遊翁展
此圖索予題予乃敬爲之贊曰

惟翁稟粹秀世逸民笙磬之韻竹柏之貞華顛危
齒長裕神明行歸舊巘葺宇家林敬亭宴憇彷彿
相城

第五泉銘

南游遺集 卷三
一泓激滄名炳在昔肇紀劉張評賞殊迹言診江
流實導秀脉重源濺湧分洩天澤清照若空靜鑑
眉髮石甌秋迸花蕞晨滌翠碾凝香雲鏘瀉碧散
襟幽佇桐陰覆席齒沁餘芬怡我林客

酒誡

昔之人于所以謹其度者深微矣在后帝之銘曰
人莫躡于山而躡于垤故有几杖盥盤並列謨訓
豈以卽事目存怵心道奧乎夫履虎涉冰書義也
如集于木風人凜之易著象法戒昭矣舉趾發嘆
殃咎是徵故結禴之間可以占休禳兆災祥也故

君子有所夙夜糾繩怵惕以修其容以勅其意念
毋敢有憚容情色侈口欹傾之行以亂身度是以
有車馬言語之美如齊如尸之象此皆謹微如著
視細若鉅固而存之之義也此誠立德之方學人
修士之所則而儀也夫意之所如苟肆之而已有
往不返爾尺寸不戒則尋丈失之矣不早謀所從
而至乃以身爲世鑒知者憫焉故語曰涓涓不絕
將成江河蓋言流失之不在大而防潰者之當預
閉其源也君子審乎饑飽勞逸之節榮衛之常順
六氣之和以時宣之勿使其或底堙若債決以病

其情於是乎物投其隙而天降之厲則于所當養者蓋未嘗不祗祗焉以我御物不爲物攻以我殉物物將爲我菑狂濤漂山大地播埃顛倒意象戕殘性本豈不傷哉夫金土之必有范也人之必軌于度也一也難控之心其亦猶夫罟駕之馬也一節之愆終身毒焉一體失養大命賸焉戒之哉戒之哉

傳

蕭孝子傳

孝子名曰曠字毅菴江都人家貧生有至性母朱疾力營治弗起孝子哀迫不知所爲用古以割肝療疾乃設誠宵中露禱于庭入內戶就明袒而引刃洞脅探之不得肝鐙幽孝子念幽光歎熒復奏刃摘肝二葉膜開五內盡見天且曙孝子危坐鐙下血滿襟袖呼婦俞出言狀禁母洩命投齊和煮之進母母飲藥竟尋愈孝子創甚終不使母知越十有六日死年二十六時康熙七年六月四日也孝子旣死葬梅花嶺里人感其孝爲起堂宇祠之至今

南漪外史曰自唐青陽孝子以割股聞因其迹者

並着于史至夫割肝獨見宋萊州呂昇然皆不死
今孝子竟死則創鉅也人傳孝子自刲時神見室
煩黃若有鎧而立者光景澹澹嗚呼此爲冥感蓋
其然矣

許全晟傳

許全晟字玉森海寧袁化鎮人女兄適錢唐張氏
余天章者張之姊壻也居同里全晟省女兄時時
過余與天章篤好常止宿焉天章生兒瀚始孩見
全晟至輒喜躍就之寢食不能舍康熙丙子九月
八日夜失火且及堂全晟抱兒臥旁舍驚起挾庭
戶戶已鑄乃濡寢衣裹兒衝烈焰入及閣會天章
負母下走見之以授全晟全晟挈老幼自屋後排
墻出得免而天章夫婦三女及其外姑皆死時余
氏遭慘禍無強近親全晟痛之不忍去爲收餘燼
立門戶奉其母如母朝昏與兒起居保視甚至又
十二年余母亡歛藏如禮瀚旣長娶婦生四子一
日全晟嘆曰嗟乎吾今可以見天章于地下矣謀
歸袁化瀚涕泣請留卒老于余氏今年八十有二
矣有司未有爲之顯異于朝者然邑里皆知誦其
行義云

南漪外史曰許與余雖有連始亦通家年少耳及夫變起倉卒出萬死提老稚于鬱攸昌熾之中遂免同盡斯已功于余氏不朽矣後卽釋而言歸余亦豈其絕緒卒不幸孤嬰殞焉天也固未有以不終見尤今乃自舍厥家婦亡不更娶艱勤餽飭卒全其宗然則全晟于余氏雖嬰之存趙成之存李何以加哉

汪舍亭先生傳

先生名某字某舍亭其自號也世居歙之槐塘里自大父遷杭遂爲杭人父玉峰翁生二子次卽先生先生少穎異六歲就塾受書歸入舍揖父呼問曰若讀何書曰大學大學何學遽曰內聖外王之學也父大奇之稍長通六經屬文立就辭義超卓可觀弱冠聲藉甚所至傾其輩行遂爲諸生祭酒當是時西河毛太史以閎博著聞海內其令子遠宗名浙東西大師先生從之遊時時詣太史請業太史性高峻于人少可門下著錄者甚盛顧獨推挹先生且謂其徒曰鑒懸日月詞富山海汪君當之矣其爲耆舊所賞重如此甲子舉于鄉時館塘棲卓氏家人馳往報之先生方端坐書程子四箴

容色如平常書已徐起理書策鍵戶辭主人乃歸聞者以占先生德器之遠先生居家孝友無與比事親色養未嘗有違戊戌再舉禮部值母袁太孺人卒先生痛已遠遊而母死不能喪也自誓不復解試辛丑計偕尊人察其無行意一夕名謂曰而以乃翁邁乎因據案起立張左右手復坐命進餐食盡一升先生知老人尚無恙重違其志也決而行旣又下第亟謀南歸尊人移書止之乃需次銓部其明年春尊人病問至卽束裝觸熱單騎行三千里抵家家人哭而出具知凶狀先生仰面號啣

曰吾兩試而兩遭親喪豈非其天耶乃吾不鑒于戍之役以遺此恨也安終窮矣褰帷入以首觸棺慟絕家人慰解之嗣是持服終喪絕意進取居常語諸子曰吾少無宦情中年數走長安役役而不辭者徒以有親在將得一當而歸爲榮也而今竟何如言未已淚下氣結不能語先生有兄乾事之如父終其身不忍別財異居待遇從子如已子汪故右姓宗人繁先生接之悉有恩禮嘗之歛展先墓過宗祠顧瞻榱桷歷歷如昔夢經遊者人以爲誠感所兆云生平勤于撰述晚歲彌篤所見畸聞

秘冊輒手自甄錄著有黃睡漫志四卷悔人草三卷舍亭病餘錄十卷村樂堂文集五卷詩集八卷子三人浦沆浚浦才美早夭沆以學行知名南漪外史曰先生蓋篤行君子云余交浦沆至久日侍先生其與人溫溫語必依於理道嘗教諸子以寧爲宋迂毋爲晉達然則時並通脫者何耶嗚呼此可以訓也

閔雪巖先生傳

先生姓閔氏諱珮字玉蒼號雪巖先世烏程人祖父思樓遷杭有隱德沒而祭於社父士先以醫名

先生少端重未冠補諸生尋食餼累試高等康熙乙酉舉于鄉丙戌成進士知嘉定州峨嵋縣在官公廉不欺臺符令與峨邊營守將入夷界度地將居民占墾營將希撫臣指請發卒逐夷人卽令吏卒屯田戍守先生極言爲國家生事邊境不可聽且路通建昌諸番有警變且不測撫臣孤疑遣閣下親信吏往偵之甫出境夷人趨謹合圍燒絕橋道吏大駭反走撫臣思先生言事得寢邑民萬某賈于外比歸盜殺其家八口不知主名先生親行履勘無他狀獨一室張新幃其女兄云此爲客寢

某日吾父來家自言川西有客至先生憬然曰盜得矣縣逆旅故有記籍令吏收取因以推迹盜所過披籍得溫江客姓名以視之則其堂兄弟也卽移溫江逮治並獲其黨訊之罪立具其明決多此類爲縣十年以高第擢刑部廣東司主事充會典纂修官皆粵中有奸民百餘聚大野謀共劫人千夫長過焉欲禽之衆立散頃之賊渠率其黨二十六人反鬪殺千夫長已而掩捕皆獲撫臣以二盜首列上時曹郎闕先生當成獄辭請止首坐一人拒捕二十六人同罪餘並減死論尚書某謂賊徒連黨百人枉害武吏此畔也當悉誅先生以著令盜畧城邑劫倉庫焚掠延蔓江洋者首從皆斬今此非其例也且譬之人一身而有二首可乎尚書怒甚抵其藁於地將舉奏先生長揖竟出卽移病不視事後諸曹檢舊決事傅比條白遂以二盜首處法餘並從先生議尋丁內艱服闋補本部江南司主事卽遷本司員外郎又遷本司郎中在朝數上書陳便宜嘗疏言刑部收案人宜應時考無驗卽釋毋輒下刑部獄又輕繫宜如外省以時決遣毋久羈或致瘐死 詔下部議尚書惡其不先白

已格不行然先生名益以起侍郎繆公從容問曰部中推若爲第一若何能對曰惟平心息氣不敢矜才耳繆顧謂衆曰斯誠碩言可佩也逾年尚書慶公張公特疏尉薦特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協理陝西道事未幾罷歸臺省咸惜之里居閉戶靜守不交外事縉紳罕見其面晚著本草纂要十卷成父志也年八十有三終於家

贊曰先生貞素自葆類鶴鳴之士然乃才任良牧立朝有槩使得展其施用奉職慮化固國之寶臣也嗚呼彼有專已媮祿或抗巧法以浚民與進而

列于中朝節趣不立者獨何人哉

桐嵩吳君傳代

君諱觀垠字躍南姓吳氏桐嵩其自號唐御史吳少微後也世居歙之巖鎮高祖父道川公移家于杭遂爲杭人道川生小川小川生美成美成生鑑齋鑑齋公娶顧孺人實生君又娶于高舉四子觀域觀珪觀壇觀墀君性孝友事親奉順甚至遇諸弟歡愛無所間鑑齋公以子姓多將令仲子觀域異居而歸其里宅于君君泣謝不肯受嘗與弟觀珪客膠城觀珪暴疾終君拊尸長號悲感行路旣

而以其櫝歸贍育孤嫠益厚鑑齋公年高目冥常臥疾君侍寢膳日飾甘脆以進扶持抑搔不悅衣衽及卒而執喪哀慟幾于毀滅當是時君顧孺人先物奉高孺人撫諸弟介婦及從子事小大皆關其手自甄綜內外秩秩一切治辦口未嘗言勞康熙戊子仲弟觀域舉于鄉少弟觀墀客上海君每夕露禱冀佑遠人踰年己丑觀域果成進士而君遂病病中聞捷音爲一啓顏越數日卒卒之夜觀墀于旅舍夢君屣履而來屬以家事揮之行寤而泣曰是何祥也吾兄其有咎乎俟裝亟歸比歸則君已殯矣聞者莫不嘆異焉君少修清節居家以儉約自守而推財賑施賙給窮匱不以有無爲解族子某病疫家人不敢近君獨往營護手注善藥病賴以差晚好讀黃素以下書得禁方歲戊子圭以待求者多所全濟初君之姑適張某歲甲申死王事遺孤良順方在抱鑑齋公育爲己子君視之如同產無纖介之隙舅氏老無子貧不能養母君爲月班薪米亡則具棺斂而卜其藏焉嘗之吳門甫解維或走告曰隣有窶人子將鬻妻于他方行生離矣奈何君聞之惻然感動適內困猝無以救

乃謀于許孺人出簪鏤贖之遂得完其夫婦又在
膠城時有葉緒者好酒使氣州里苦之怨家陷以
他事坐繫獄君知其枉欲爲之白衆止之君曰緒
惟不自愛故至此然今悔矣使破械出之不當折
節爲善耶挺身爲理事竟得白緒被釋感愧流涕
卒改行爲良民此二事君生平未嘗言蓋令嗣子
衛聞諸故老云君夙好學關涉羣籍不爲章句工
書得海嶽筆意喜爲詩手嘉定四先生集不置故
所作酷似松圓老人居常教子弟以立身行已輒
引古義閨庭之內肅如也康熙己丑三月以疾卒
年五十七配許孺人生女一歸黃正緣四川納溪
令又娶沈孺人生子二國銳太學生國鏗戊午舉
人有才名

論曰予之主戊午浙江鄉試也得吳生國鏗有上
士之望在予門下投分欵密及詢其世本述桐嵩
君行義甚詳君未嘗服儒服列膠庠而藻厲名行
卓爾大雅宜其廸前光而施及後人也生能順斯
術以往可以嬗其家聲矣

會稽俞節婦傳

母姓潘氏世爲會稽右族年十八歸同郡太學俞

君某生五子長華鼎卽今以孺人之內行求載筆于四方面鄉人稱願爲有子者也時惟雍正改元之四歲孺人以是秋八月幾望遘疾越七日而終蓋距俞君之歿二十有一年矣嗚呼孺人生名門適巨姓席勢裕順雖不幸早寡然幸有子子且賢又幸見其成立其于世可以無悲矣此豈有截耳斷髮慘傷刻至之行使人把筆累歛戚戚于沒世之著不著歟顧其施于家宜于子孫者徽美咸亦可以有述也蓋自孺人之歸俞氏也猶逮事王舅王姑其左右養能使義若孫侍祖情若女奉母傷姑之子然嫠處也生盡禮病盡養死盡哀祭盡誠傷舅之早卽世而姑亦入地也事叔舅如舅叔姑如姑曰吾以將吾未竟之志也蓋其孝如此當孺人姑在時憐其子少孤幸娶婦並慈之一切芻米醯鹽猥悉事不使親孺人常引以爲歉俞君失父王父董家事與叔父母合併居旣王父卒遺命分財家事爰自領而孺人佐之相與持門戶腹兒女未嘗踰尺寸及俞君捐館舍孺人忍死撫諸子治內外益整肅負荷先業終其身不少替蓋其賢如此居常識大體洞觀義理性矜而能容博而能愛

常以財周黨族之乏絕者修里中橋道之圯毀者其樂善他皆類此尤惡聞有兄弟之鬪者輒色然顧諸子曰惡有是汝曹戒哉抑又聞孺人之結縵而來也事其祖姑尤謹嘗冬日爲理髮手寒櫛墮祖姑曰之曰難乎爲汝願汝他日有孫婦亦如是今果然矣

南漪外史曰夫以孺人空牀獨且稱未亡人二十一年其大節固已無憾而况施于家宜于子孫者如是是可爲天下道也死之日鄉曲舊媼習于孺人之賢孝欽其特操爲隳括其懿範而私謚曰孝莊云

南漪遺集卷三終

南漪先生遺集卷四

仁和張燾撰

書事

書宋貞女事

休寧程丈松逸曰族孫樹僑居吳門之葑溪年十二爲諸生聘宋氏女景衛雍正癸丑樹夭死女知之欲自戕以父諭解請歸程守志未果聞姑病亟刺指血爲疏露禱後逾年涕泣上父書遂得請旣歸奉舅姑甚謹姑亡喪之盡哀人稱貞孝云因出其書疏及所爲詩凡數千言予讀之終竟嘆曰嗟

乎其可感夫是非獨其天性蓋其漸于經訓深矣
詩教也此柏舟風人之義也或曰柏舟之詩非謂
夫許嫁而未成婦者也余曰然是鄘之柏舟也而
亦知夫邶之柏舟乎劉向曰衛宣夫人者齊侯之
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
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願同庖終不
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
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君
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于詩此其徵也昔長水
朱先生嘗爲原貞矣顧曰女子未嫁而夫死終身
不嫁蓋禮之過焉者經傳所未詳也其不然乎向
祖楚元王交與申公同受詩浮邱伯而伯爲孫卿
門人予嘗謂魯詩最先出又源自荀子其說宜多
可信而向詩學魯詩茲事當得之師法詎有鑿空
以相誑耀耶然則未嫁守貞之義聖人固已著之
經以立教彼夫禮者特緣情而作不欲設難行之
事以責人耳豈得謂聖人所未嘗言古無其事而
且沒其人耶善夫貞女之自言曰雖云在室已相
知名縱未過門與齊不改重其一諾從父之初愧
彼二心盡倫之本又云此豈好名而然亦非勉強

所致雖聖人有作寧能易其言也耶良由誦說前
典深達大義故能行所固然不渝其志他時迹行
上究烈炳後人其裨于名教匪淺矣予懼世儒闇
于大道不察禮意徒以是爲難能可貴而未知天
理之極故因貞女之事而傳著其論如此

書安縣茆山靈雨事

成都安縣令鄭君語其縣事曰安縣衆山叢積而
崛其獨出者爲茆山其下名茶園聞諸長老云是
中有潭實龍窟臨潭疾呼則致暴雨余心疑其妄
誕不省旣以奉文茶園踰嶺而西始得詣所謂茆

山者升其巔約高五千餘丈攢巒輒霄巖巖拔地
大石交峙若奔若逐若肩相摩若臂相攫仰探日
星俯瞰川谷清曠蕩迭周視羣山若出襟下間行
里許有峰呀然土人以類命曰鑄鋏兜蓋茲山之
殊絕已畧得勝槩焉是暮抵茶園或舉向老人語
詰且有呼于潭上者流聲甫徹則驀然雲蒸變飄
四合陽光潛翳荒忽混茫風霆鼓作怪雨狂逞焱
騰波流天闔下決逃易乾輿迴薄萬象見者各眙
愕屏營余亦俯仰自失竊竊然驚也雨至亭午乃
霽比旋署蓋水猶沒脛云時壬寅之二月也鄭君

言如此君名羽達慈谿縣人

墓誌銘

誥封內閣中書耐菴項君墓誌銘

君既卒之二十五年其子育高筮宅于歙水南鄉石礪之原奉其母王夫人暨羅夫人之匱而合窆焉先是君伯子綸及仲細嘗度茲地瀘州先著既爲之銘矣會以他故不果用今綸細已卽世育等卜葬君無踰故地乃營中封而走使寓書丐予銘案狀君諱憲字景原號耐菴姓項氏其上世嘗居睦州敦福鄉唐清泰中有諱紹者遷歙南之小溪遂爲小溪人君少英特學書通大義長老器異之年十五遊錢塘久之歸里念父母老貧不能竟學遂謝去抵廣陵理鹽筴發名江淮間當事咸倚以爲重自揚迎養其親奉順無不至及卒致哀過禮有從昆弟十人爲之處業所以撫循恩意甚備嘗還故山脩除累世塋壟更創宗祠締構十載多于前功又別立祠祠其祖父父遠祖牧與朱子同舉進士朱子題其堂曰三面滌溪遺迹久湮矣君後得族祖仲昭公蓮巖精舍新之仍顏以前額俾子姓講肄其中族人聚居溪上並緣隄爲固歲久阨

頓君增築數百文迄無水患又嘗置義田若干畝宗從之貧狹者賴以溫給其他經恤親友多此類嗚呼自宗法廢士大夫無收族之道而所以上治旁治者闕焉夫固已忘其祖矣君能率自孝德而親親以相及非惟弗忘又加隆焉故雖戚單于下而衆不離則樹類蕃支蕃則本固明同本以恭祀則故宗廟嚴此尊祖之大者也君生于順治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三以子綸貴 誥封內閣中書祖德旻考時瑞配王夫人繼羅夫人子四人綸內閣中書網陝西延安府同知育歲貢生高候選光祿寺署正孫十六人曾孫三十二人其葬也以乾隆五年八月日乃爲銘而納諸壙銘曰

伊君肇先系姬胄楚代序有紀君亶殊能智畧所湊拔迹江汜述遵至行孝乎惟孝仁悌愷爾爰旣厥道廸于前光尊本敬始爰豐厥施義存宗祊勤恤靡已亦有淑儷勸相承徽克贊盛美新寧之原其封若堂同歸于此琢石鐫辭追甄遐武永觀來祀

寧海教諭沈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塤字昆怡號吹臺年十六補諸生爲諸生

三十餘年始獲賓薦仍試於禮部不得達晚乃選授校官又衰且病病甚乞歸踰年遂以卒嗚呼先生之遇亦屯矣自其少時敏于文下筆不休然持律甚謹里居講授門徒日益進指誨皆有法式久之各卒學有就以去性舒退粥然常若不及然通時事才任勤劇人皆就咨其畫伺其所處皆治不寔不撓知者占其有吏能拔而起將究厥施嗚呼孰知廼止于是是豈中有制之者耶配葉孺人克輯內事佐先生孝養其親有弟及婦天死爲厚其歛藏嫁幼妹資遣以禮皆孺人終成之處內外親各得恩意教二子南金鉉皆有立鉉縣學生先生未之寧海得風脾疾旣歸不可起雍正十二年五月十日卒年六十二又八年孺人卒年六十八卜葬于某年月日同宮于月桂峰之陽女夫張燿爲之銘銘曰

肇來遷越上虞邈皇祖世厥模考文煥卓爲儒覃教諭謹庭趨瞻以捷藝特殊開講席紛學徒材無枉殷相須執卑嗛歛若無衣削衽宮缺隅服斯訓理不渝充秋賦試大都詎再躓終齟齬命弗疇仆孰扶蹇一官老疾俱悅自免返菰蘆算旣殫奄忽

殂惟孺人惠有孚亶貞專早捋荼篤勿忘稱先姑身則已芳可圖嗟同德繼云徂昭哉銘言匪誣鑿于石藏黃壚

處士唐萼軒墓誌銘

君姓唐氏諱維仁自號萼軒世居歙之槐塘里當元至正間有筠軒先生者與胡雲峰陳定宇並以理學顯其子白雲先生抱道不仕明初嘗以耆儒徵爲書院山長以卒梧岡先生繼之復以學行薦歷仕有聲世所稱三唐先生者也唐氏自三先生後累世儒術科名蔚起遂爲槐塘上族君讀書不

治章句砥志束脩一以三先生爲師家貧甚去而操奇贏非其好也性仁篤爲從父後事所後父母與所生父母均孝養焉旣沒先後營葬同兆而合諸墓歲時上塚攀柏哀號悲動行路又上葬其會祖父祖父暨所後祖父身經紀資用不以及其兄弟云君同產六人事其兩兄甚謹遇諸弟友愛甚至女兒羅早寡迎養于家嫁孤甥女四人資遣之如已女蓋其篤于親也如此居家不使贏餘稍贍輒以推之族赴其急恤其孤寡宗人咸賴以濟先是白雲先生有書院及龍興獨對坊歲久就圯君

慨然新之并爲葺宗祠以合族恩榮之堂長慶之社次第修治免焉如初縣故有紫陽書院以祀朱子蒞事者或不治而色不莊君患之爲主辦更其制以令敬共備具春秋釋菜禮儀卒度大小秩秩鄉之人于是益興于學講席之盛爲當時第一蓋君之意主于扶翼道教廸三先生前光而迹其行溫然儒者謂當署行義年雖脩士奚以過而卒操末業以老人爵不升然所履尚有古風烈逢掖或愧焉名德不以顯晦殊者述揚高矩雖與白雲先生從祀紫陽可也君以順治己亥某月日生于雍正

正壬子某月日卒年七十四祖某考某祖妣程氏苦節祀節烈祠妣程氏男子八瓊琮琮瑛瑣璜琦璣琦邑庠生與予善孫十二人曾孫三人諸子將以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君于燕窩之原琦自歛來杭乞予銘余未嘗識君然心希其人念遠無以自致而今得爲之銘固其幸也銘曰明德之後綿世序韜光弗曜隱塵肆嗚呼唐君旣反其真請書其馴行以貽後之人

澤山陳先生墓誌銘

有自揚赴于予曰某月某日澤山陳先生死使某

實余聞而悲咤曰嗚呼吾鄉耆舊盡矣已而其子章中臯扶其匱歸衰經踵予門拜且泣曰先君且死欲得吾子一言以納諸窆今雖筮宅未得吉卜念吾子數客游願及其里居也敢預以請予不獲辭乃本其事畧而謹叙曰先生諱某字在涓性方質少時拾遺金于道立還之州里誦其行義早失父事寡母王生母宋孝養甚至友諸弟怡怡然躬秉家事不貸勞苦嘗有志進取矣等以孤貧罷試自占生平遇咸寫卦而嘆曰艮止而兌悅時止則止吾終止其所乎悅以利貞吾寧守其貞乎且虞

仲翔云山在澤上爲謙在澤下爲虛人能虛已以游世則卑而不可踰矣遂自號爲澤山云先生雖不就試然未嘗一日廢書尤長于易所著河圖洛書解二卷又勤學篇一卷雜詩文若干卷並藏于家配張孺人有賢行出自海寧右族明習詩禮旣歸先生奉兩姑能盡婦道和于先後勸生操作與先生高鹿門之節士林談之先二十餘年卒年五十一先生與孺人教諸子有法度諸子咸稟其訓章臯尤有文譽初章爲揚州劉氏贅壻歲時迎養先生故先生遂卒于揚卒時年七十三其葬也以

某月日于某山之原子三人孫七人銘曰
穎川系本世有見從宋南徙居載奠厥祖應登考
諱晏紹德惟潛光弗炫稟乃性類古之狷亦越良
儷婉以嫵身無半通名可薦封之若堂固其壑藏
此終古永安燕

程孺人權厝志

孺人姓程氏歛之槐塘人爲處士士林之仲女嫁
錢塘許氏爲州司馬頤齡之子婦國子生溶之妻
許氏其先本歙人故孺人歸于許舉男子二梓樹
女子子二乾隆甲子五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四十

有六逾歲筮其藏未卽吉乃相土于慶樂山之原
將以某月日假葬焉先期許君踵予門泣告曰自
吾妻之亡也吾母愀然無懽顏吾子若女若子婦
俛俛無所如往而吾直神爽泄越左右顧惚焉慨
焉嗚呼其可悲也自其來歸年二十到今歷二十
餘年所以相予甚備其理于家秩然有條序其承
事吾母朝昏不怠以順予方終倚之而算忽奪之
天之禍予甚矣今予將遷殯其匱于某原徒以辱
交吾子將徵諸子之文以顯其懿而予哀庶其因
以暫釋也敢以請予曰諾已又介其友壻之子汪

君曰煥諗于予曰吾從母自在室迄嬪于許能不
闕其女職內外屬人稱之交口其拊予尤篤如已
子予久客許其樂然如家居而無太息懷土之思
者以此也予日見其治家事事無纖鉅皆就治宜
夫子之過時而哀勤請而不已也屬者祖載有日
矣幸邀吾子一言列許菽宮吾從母雖死可無恨
予曰君之言如是是則然矣乃不辭而撫其畧又
系以辭曰

肇允柔令屏不窺曰媿其偶敬以隨旣饋乃後彰
淑施克先姑志承厥慈巽若姒娣比弗離用輯厥
家家攸宜如何湮沉疇攀追噉噉良夫咨涕洟妥
此聖周匪永期穿肆有辰視元龜

行狀行畧

吳繡谷先生行狀

繡谷先生以雍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享年
五十有八其子城哀其行事踵予請狀予與先生
交垂兩世雖其言之無文義不可以辭乃屬次而
爲之狀曰先生諱焯字尺鳧別字繡谷世居歙西
巖川高祖尚寵奉其考應暘遷杭遂爲杭人曾祖
大鏜祖溢前明諸生以學行著聲復社晚歲構葯

園于城東與嚴子餐紫虎臣初止祥范文白諸先
輩吟賞其中有葑園盍簪集考維楨有當世才康
熙甲寅閩逆煽亂嘗立捐千金贖被掠子女為好
義者倡首制府李文襄公深獎異焉以長子炳貴
覃恩勅封國子監學正今以第五子之煊任江
南常州府通判 勅贈如其官贈公生七子先生
其仲也少而敏惠九歲能詩十六補學官弟子即
耽意羣籍多所該覽尋貢成均名益起四方賓友
咸造門上謁所至雖老宿無不站屣迎者嘗與西
河竹垞兩太史暨一時主客講學沈昭嗣園西河

詢格物同異衆未置對時先生居下坐大言曰本
末物也知本即物格矣因舉黎立武管東溟羅近
溪諸家指意相往反西河遽起執手太息稱畏友
云康熙乙酉 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獻詩 行
在方是時俊髦輻輳飾文辭自進者以百數其不
稱多報聞罷先生獨奉對稱善蒙 賜御箭命隨
行而以伯兄比部公下世贈公年髦當侍養遂力
辭不就丁亥 翠華再幸浙江先生奏歲華紀麗
續編十卷聖因寺志四卷海潮集說三卷復蒙
溫旨海經 朕特留覽餘並 宣付內閣其見

恩遇如此先生藏書不下數萬卷元鈔宋槧購常
不費一書必兼數本相叅比有所舉正輒疏其顛
末而甄識之海內證索家推爲第一性彊幹居常
應會酬答率盡朝晡稍隙輒坐瓶花齋籤帙縱橫
手自點勘至夜分乃罷讀書務精小學謂漢世家
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
課最者以爲史書今史其重如此今世儒擿筆爲
時藝所循用字不滿百然且音訛義替而篆籀古
文至終其身弗能辨然則今之老生母乃有媿于
漢之童子乎故其于六書至爲熟洽如辨鹽豉之

豉當從未爲古菽字直藉之直入麻韻者當讀如
巴引蜀本紀注爲証摭非卽栝當從佩觿分見出
入之出廣韻祇出入二聲廖文英悞增入灰韻其
審覈多此類又以許氏說文所引經傳多與經典
釋文不相應嘗與無錫朱贊皇析說文分編經傳
以補釋文之未備又以吾杭爲吳越建國南宋行
都前人摩崖刻石多在湖山而歲久文字皴剝遂
以蕪沒往往乘暇攜搨工徧歷幽阻見輒摩抄剔
蘇拓其文以歸久之成帙因稽校史籍綴以論述
作武林金石考而惜其書皆未成世莫得見也先

生口諧善論稱說舊聞靡靡可聽故錢塘令南樂魏崦延先生分纂縣志同局裘庶常璉從問南宋麴院故跡先生偶舉周少隱集中論事書其造麴之法入稅之數覩縷如指覩庶常爲之竦顏歎服自其羈卯稱詩汎濫衆製漢魏而下皆能沿其流別裁僞體嬖羣雅以合作者之意中年以後始爲詞兢兢去上二字之別友人厲君鶚稱其紆徐幽邃愴悅綿麗在周清真張玉田諸人間蓋篤論焉生平伉爽重義與人無纖芥振乏解紛常傾身赴險阨遠近歸往慕思之至今先是贈公用鹽筴起

先生紹其業臺使者下車咸屬以季事季事有辨一年引課之事也先生神識通敏詳閑時要所指切處奏並中機宜當事多嚮納之雍正巳酉制府彭城李公以先生尚義急公有裨齟政爲疏請于朝議叙正八品用辛亥公又聘修浙江通志及西湖志時授簡者二十餘人兩志古蹟皆先生屬草先生考証詳確多人所未發如論宋太宗謂欽宗未嘗缺祀其升祔日月見于宋史田志以無配享功臣而悞又謂錢塘舊縣治唐宋皆在錢塘門內其遷紀家橋自南渡始萬曆府志不足象東坡

寄題東陽水樂亭詩自云為東陽令王槩竹見梅溪輯注咸淳志辨之為非他若西陵城即越王城陸務觀悞分為二風潛在吳興金鵝山路史悞入錢塘諸所辨皆一正舊志之譌語多不具述歲癸丑世宗憲皇帝倣康熙己未故事開制科取士浙省有司首擬上先生名予友杭君世駿亦自京師貽書勸駕先生會以詩有野人自信非毛遂先達何緣薦陸機之句蓋其時已嬰疾入秋遂不起矣先生所著葯園詩稿二卷渚陸鴻飛集一卷玲瓏簾詞一卷南宋雜事詩一卷已行世外有繡谷

文集蟬花集荒谿稿征梭稿魚睨軒詩集詞集繡谷叢說繡谷書跋中和樂新章合二十餘卷並藏于家嗚呼先生少壯發聞于東南士論皆以宜充本朝備著作顧屑屑從舉場四十餘年卒無所遇方今朝廷闢大科公卿交當論薦此亦班揚之選何異而先生又遽已奄忽不能以其身待蓋其命也然其流聲遺書卓然在人夫即無所得于生而將有所傳于後固可以無惑矣謹狀

先妣王太君行畧

先妣姓王氏其先自閩遷于杭世居巡方台後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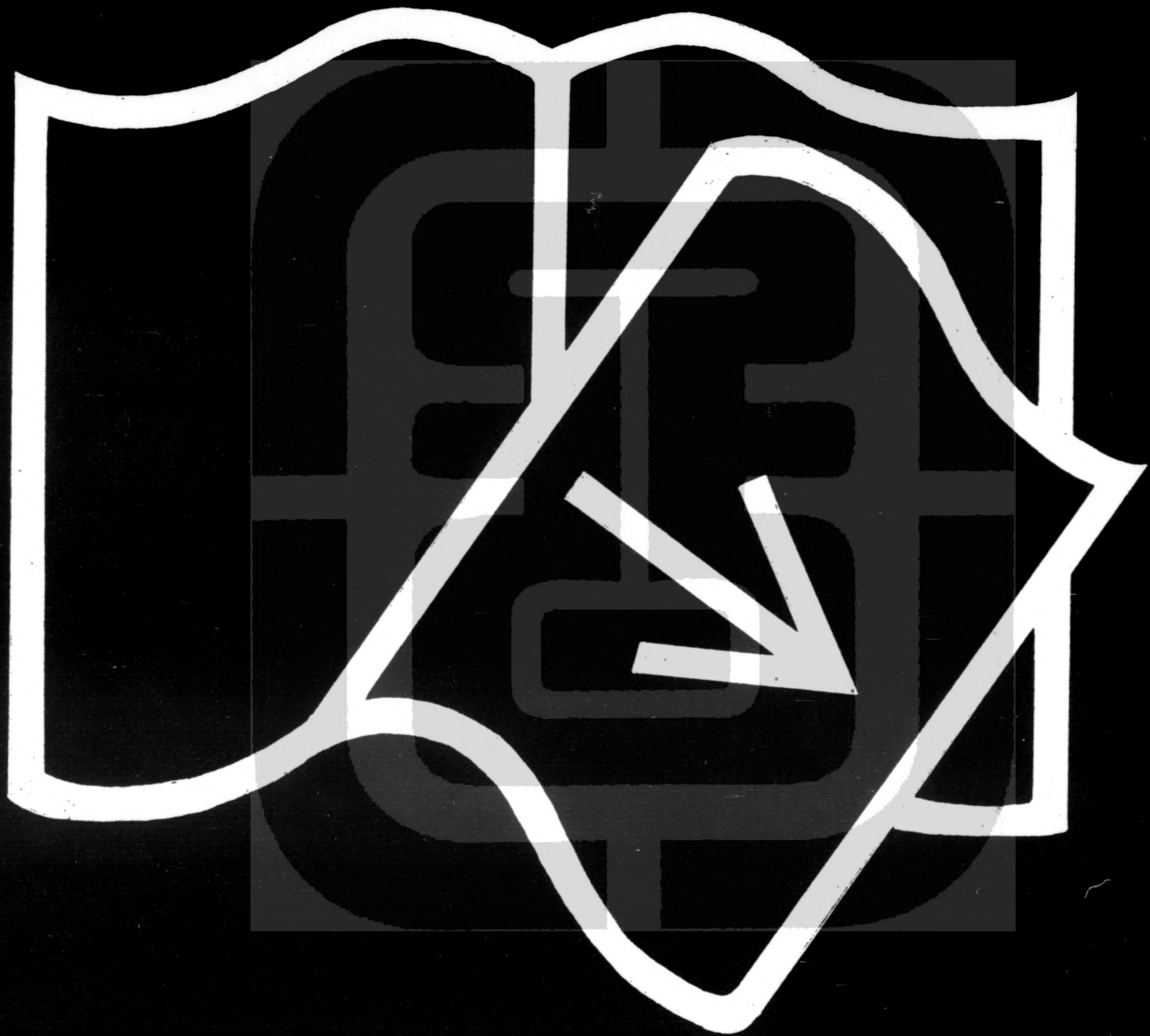
時爲鳳陽同知某以貲豪里中宅第延袤八坊日半街外大父名鈺生三子三女先妣其次七年二十有四歸家大人越二年而生不孝吾家當王父母時年物稔宗親強近家業稱充饒旣而燔于火王父亦隨歿家大人以書生守先業恬淡無他營顧藉王母朱有幹畧相與黽勉持門戶數十年迨先妣歸而王母年登大耄旋謝事先妣獨力搆柱佐朝夕以勤操作居常燕閒輒私念而嘆曰此谿壑也吾其填之矣先是家大人前後凡三娶娶輒死舉子子亦死及年五十始得不孝先大母憐之

生七歲矣猶不使就學先妣力促之學甫學即程以工早晚督課檢押無使逸不孝自兒時質孱甚先妣調護飲食一切不以假人臥起必與俱至成人乃免蓋其恩勤如此至其教之也則片辭不少借或人前語微過卽色變呵之若其他誨以保身行已者周詳切至語多不具述嘗云爲母之道有二曰養曰教世之言慈母者吾勿知童時煦煦姑息有過吝鞭朴至其燥濕暑寒則不少顧非慈之也吾乃不爲是又嘗責不孝曰吾辛苦養汝教汝汝亦當體吾意自養自教而自藉如此若可也此

性果毅能勵苦節平時自處裕刻雖乏絕不
人家大人故清白未嘗殖財兼數遭多故計
不給而先妣安之布衣藿食推美就惡忍人所
能堪當先王母既就世歲屢禳家事日益艱急賴
先妣拮据維持田廬卒無恙素工織紉時用以濟
乏雖盛寒冰雪手足疥墮漏下數十刻燈熒熒然
牽挺聲猶不輟也嗚呼先妣之勤苦如此念誰爲
告者先妣體素羸又以早嬰家患愁思憔悴神亡
形極卒用是隕其身嗚呼嗚呼此不孝之所撫膺
茹痛推肝析骨于沒齒永終之日而未有斷焉者

也憶前五六年時先大母年高目冥獨處莫
爲歡歸葉氏長姑在吾家常終歲先王母與六寢
處瑣瑣道往事項刻不可離先妣承王母意不以
分甘爲嫌屈力供膳饑無所乏每食遇肥鮮下箸
少許輒不食曰吾上以奉老下以慈幼也又時時
意外王母衰老庫貧歲時必迎養或得味必分餉
之恒歎曰及今存也而不奉鷄豚乃從墟墓間空
薦魚菽乎恨吾力薄要當減予口以奉之耳其愷
仁孝多此類初王母沒或有爲厝塋之說者先

營葬如禮嘗言愚人惑于地



PIT 类型 缺

Large, faint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

銅川府志

卷之三

